



自德战争中，德军自行炸毁的火炮。(摘自《青岛旧影》)

明，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煤油灯”。

“那是我们所常见的近代建筑，白石与钢铁构成的杀人机器。地下有铁道，一直通到外面：顶上有运炮弹的钢轨。里面除了装置炮位的处所，还有许多小房间：这是装发电机的；那是给炮兵休息的；这是造饭的厨房；锈烂的大铁锅里满满的泥块，据说还是牛肉；那是伤兵休养室，在烛影模糊中，引路的孩子指着墙上的斑点：‘这是伤兵的血痕。’柯灵所说的牛肉，曾经是一个景点，叫“一锅牛肉”：“德军喜欢吃牛肉，当年德军投降时，厨房里正炖着一大锅牛肉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来不及吃饭军队便撤走了，这一锅牛肉被风干为历史的遗迹，保留了下来。”

柯灵所见所闻与半岛全媒体记者所见闻相差不大，不同的是，如今没有了牛肉和血痕，还原后的场景，更直观地展示了掩蔽部的分区：

储衣室，陈列着发霉的军装、军帽和军靴，这是有意而为之，因为在这潮湿昏暗的环境里，发霉是常态；

休息室，分为军官休息室和士兵休息室，军官休息是单间，士兵休息室为6人间，等级分明；

弹丸室，存放着大量的弹药，在巷道中行走，可以看到脚下的铁轨仍有留存，“这是我们模拟当年德军所建造的运输小铁轨。因为炮弹自重300公斤以上，非人力能搬运。所以利用小铁轨和小车运输弹药。在铁轨的交叉点都有一个旋转圆盘，用来调整小车方向”。

锅炉房，非常奇特，专门用来夏季取暖使用。“遗址内部四季恒温，常年在15摄氏度左右，冬天人体感觉不冷，但到了夏季，室内外温差较大，这时就启用锅炉供暖提升温度，也为了保证弹药不受潮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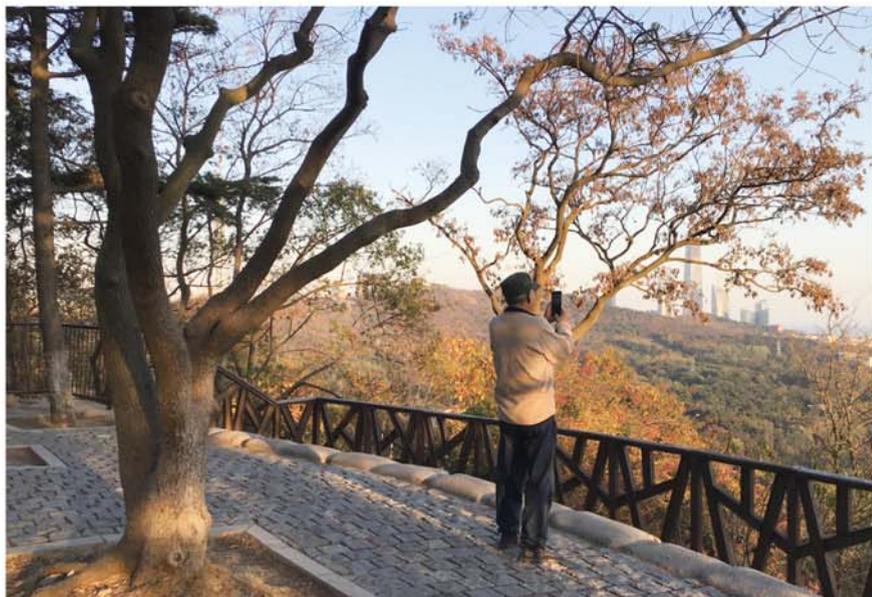
另外，还有厨房、紧急逃生通道、地下水以及两侧的防水隔离带等，设施一应俱全，所以，“这里规模之宏大，结构之复杂，功能之齐全，当时堪称亚洲第一，现在仍为国内所仅存”。

半岛全媒体记者注意到，在墙壁上，有不少正方形洞孔，有大有小，大的边长有30多厘米，这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戴天佑说：“这些都是德国的通信窗，因为房间比较多，为了传递消息快捷，士兵会通过洞孔传递纸条，甚至大声喊叫来提醒或者通报战况。”

保留的原汁原味的顶部钢筋结构，清晰地记录着百余年的沧桑，正如柯灵所说：“我们可以想象得出，那些年轻的德意志兵士曾经如何蛰伏在窖里，拨动大炮的机关，轰然向‘敌人’开发，从容不迫地做着杀人的勾当。可是他们也不是杀人的恶魔，他们是受了铁血主义愚弄的青年，他们杀死了多少异族的兄弟，结果自己也做了异国的游魂。那壁间斑斑的也许就是他们忏悔的血泪”。

道路的尽头，便是要塞的出口。

出口处，1.5米的墙壁残垣，向我们展示着要塞修建者防御外敌的决心，这是一座隐蔽的铜墙铁壁。



青岛山顶峰的百年古楷雄姿。于涛供图

## 草木见证

### 硝烟与名人踪影

走出地下要塞，沿阶而上，在嘈杂的知了声中，有孩童的欢笑声。几位市民在山中广场活动，有跑步的，有跳绳的，有唱歌的，其乐融融。

跟随戴天佑和张彤晖的脚步，半岛全媒体记者见到了要塞顶部的旋转瞭望塔，在要塞内部，是可以瞭望海边的瞭望孔。而在顶部，我们可以看到瞭望塔的全貌，“这也是整个青岛山炮台中最大的看点，瞭望塔是由4片20厘米厚的钢板经螺丝铆合而成，能抵御当时最强大的炮火。下面由44枚直径5厘米钢珠支撑，可作360度转动”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转塔自重6吨，连同框架总重160吨，“整个瞭望塔在德国本土铸造而成，运至青岛山后拼装完成。采用了当时德国最先进的铸造技术，至今仍不生锈”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足见当时德国投资之巨。

山上的植被茂密，要塞军事遗迹被掩盖在草木之中。

这些草木，有清末就有的野生楷树，也有德国栽种的树种花草，如蓝色燕尾花、大花金鸡菊等。“以前的范围更大”，青岛植物学家于涛先生说，以前的青岛山包括的范围很广，后来因为建筑房屋有了缩减，但这里多年是军事基地，因为植物有隐蔽的作用，所以植被保护较好。青岛市区仅有的三处土蜂窝，其中之一就隐藏在青岛山上，盐肤木、牵牛花、黑松等，都是青岛山的特色草木。

花鸟虫鱼，让青岛山变得更加灵动和美丽。而这座山，随着时局的动荡，曾历经沧桑，更是遭受了战火的洗礼。

清朝的防御措施还未建设完全，青岛山就成为了德国侵略者的军事基地。1914年，一战爆发后，日本趁机向德国宣战，要争夺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。青岛山，无疑成为日本人袭击的目标。

美国记者杰弗逊·琼斯坐在浮山山顶上，亲眼目睹了青岛山要塞的两门大炮被日军的海上炮火彻底打哑。战争最后，“当日军参谋军官进入青岛失陷的要塞时，满目疮痍，德国守军用炸药和硝化甘油摧毁了所有的大炮，将一切但凡能够拆除并可能作为占领者战利品的物品统统拆卸掉，“德国人几乎没有留给日本人什么值得炫耀的‘遗产’”。只留下了钢制炮座和水泥炮室，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青岛的历史见证。

日本侵占青岛后，将青岛山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，山林也得以保存。

1922年12月，中国收回青岛的主权，之后，部队驻扎。但山上是允许人们进出的。据青岛市档案管里的档案记载，山上还可以打猎。

彼时的青岛山与大学是相连的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岛，国立山大(原称国立青大)的师生们经常会到青岛山散步游玩，新月派女诗人方令孺，在担任

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时，就曾登上青岛山。她在留下的诗作中写道：

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，  
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。  
泉水依然细细地在与山交抱，  
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。

1930年，梁实秋和闻一多在国立青大校长杨振声的邀请下，决定“先尝后买”，从上海抵达青岛，雇了两部马车游览市区，就曾经登上青岛山，进入葱茏的绿树中间，令梁实秋不由得感叹：“中国的大好河山真是令人赏玩不尽。”

1938年1月，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侵占青岛，又把原万年兵营(后山东大学)房舍作了兵营，这所校舍长期以来从青岛大学到山东大学并没有院墙，这次作为兵营以后修建了院墙。在北部通了阴岛路(今红岛路)，抗战胜利后又作为美国兵营，直到1948年底才交还山东大学，这时因有了院墙并有阴岛路，山东大学与青岛山才分割开来。

到了上世纪40年代，工事内部曾有难民居住，引起了当局的重视，当局想方设法安置难民，整修环境。

半岛全媒体记者在青岛市档案馆查阅到，早在1930年10月，就发布了《关于请财政局播发工务局炮台山风景亭等工程费用的训令》，申请大洋3036.8元“建筑游息的风景区”，可见当时就对青岛山的环境建设十分重视。

时间来到1984年6月，青岛市政府决定将青岛山建设成公园。根据规划设计，利用青岛山的特点分设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观景区和山顶登高眺望区。在山的东南侧建成“怡然得”观赏亭1座；在山的四周分别建成“知春”“翠波”“揽趣”“梅友”4组景墙；山的北侧建有“雪山”1座并配以儿童游乐设施。景墙内按四季变化分别栽植花木花卉，形成各具特色的观赏景点。园林绿化工程总投资38.57万元，栽植各种乔木、灌木共51587株。

之后的1996年，青岛市政府修复了炮台旧址的地下掩蔽部，并在青岛山公园东南入口处修建了青岛山炮台遗址陈列馆，一座功能完善的青岛山遗址公园呈现在了市民的眼前。

1997年，伦克烈士纪念碑在四方机厂重见天日，随后运送到了青岛山，为这座青山增添了一抹耀眼的红色。

采访结束下山前，半岛全媒体记者注意到了景区两侧“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”八大字，这座美丽的小山，承载了德日侵占、多次重建的沧桑历史。

是的，正如青岛一战遗址博物馆和平鸽造型所展现的那样，“我们爱和平”；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一段段侵略史，所以，要尽最大的努力守护我们的家园。